資治通鑑/卷17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七十八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七十九 隋紀三

► 卷一百八十

起上章灘，盡昭陽大淵獻，凡四年。

資治通鑑 第179卷
卷第一百七十九

【隋紀三】　起上章灘，盡昭陽大淵獻，凡四年。

高祖文皇帝中開皇二十年（庚申，公元六零零年）

春，二月，熙州人李英林反。三月，辛卯，以揚州總管司馬河內張衡為行軍總管，帥步騎五萬討平之。

賀若弼復坐事下獄，上數之曰：「公有三太猛：嫉妒心太猛，自是、非人心太猛，無上心太猛。」既而釋之。他日，上謂侍臣曰：「弼將伐陳，謂高熲曰：『陳叔寶可平也。不作高鳥盡、良弓藏邪？』熲云『必不然。』及平陳，遽索內史，又索僕射。我語熲曰：『功臣正宜授勳官，不可預朝政。』弼後語熲：『皇太子於己，出口入耳，無所不盡。公終久何必不得弼力，何脈脈邪！』意圖廣陵，又圖荊州，皆作亂之地，意終不改也。」

夏，四月，壬戌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，詔命晉王廣、楊素出靈武道，漢王諒、史萬歲出馬邑道以擊之。

長孫晟帥降人為秦州行軍總管，受晉王節度。晟以突厥飲泉，易可行毒，因取諸藥毒水上流，突厥人畜飲之多死，於是大驚曰：「天雨惡水，其亡我乎！」因夜遁。晟追之，斬首千餘級。

史萬歲出塞，至大斤山，與虜相遇。達頭遣使問：「隋將為誰？」候騎報：「史萬歲也。」突厥復問：「得非敦煌戍卒乎？」候騎曰：「是也。」達頭懼而引去。萬歲馳追百餘里，縱擊，大破之，斬數千級；逐北，入磧數百里，虜遠遁而還。詔遣長孫晟復還大利城，安撫新附。

達頭復遣其弟子俟利伐從磧東攻啟民，上又發兵助啟民守要路；俟利伐退走入磧。啟民上表陳謝曰：「大隋聖人可汗憐養百姓，如天無不覆，地無不載。染干如枯木更葉，枯骨更肉，千世萬世，常為大隋典羊馬也。」帝又遣趙仲卿為啟民築金河、定襄二城。

秦孝王俊久疾，未能起，遣使奉表陳謝。上謂其使者曰：「我戮力創茲大業，作訓垂范，庶臣下守之。汝為吾子，而欲敗之，不知何以責汝！」俊慚怖，疾遂篤，乃復拜俊上柱國；六月，丁丑，俊薨。上哭之，數聲而止。俊所為侈麗之物，悉命焚之。王府僚佐請立碑，上曰：「欲求名，一卷史書足矣，何用碑為！若子孫不能保家，徒與人作鎮石耳！」俊子浩，崔妃所生也；庶子曰湛。群臣希旨，奏稱：「漢之栗姬子榮、郭后子強皆隨母廢，今秦王二子，母皆有罪，不合承嗣。」上從之，以秦國官為喪主。

初，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事，時有損益，上皆納之。勇性寬厚，率意任情，無矯飾之行。上性節儉，勇嘗文飾蜀鎧，上見而不悅，戒之曰：「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。汝為儲後，當以儉約為先，乃能奉承宗廟。吾昔日衣服，各留一物，時復觀之以自警戒。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時之事，故賜汝以我舊所帶刀一枚，並菹醬一合，汝昔作上士時常所食也。若存記前事，應知我心。」

後遇冬至，百官皆詣勇，勇張樂受賀。上知之，問朝臣曰：「近聞至日內外百官相帥朝東宮，此何禮也？」太常少卿辛亶對曰：「於東宮，乃賀也，不得言朝。」上曰：「賀者正可三數十人，隨情各去，何乃有司徵召，一時普集！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，可乎？」因下詔曰：「禮有等差，君臣不雜。皇太子雖居上嗣，義兼臣子，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，任土作貢，別上東宮；事非典則，宜悉停斷！」自是恩寵始衰，漸生猜阻。

勇多內寵，昭訓雲氏尤幸。其妃元氏無寵，遇心疾，二日而薨，獨孤後意有他故，其責望勇。自是雲昭訓專內政，生長寧王儼、平原王裕、安成王筠；高良娣生安平王嶷、襄城王恪；王良媛生高陽王該、建安王韶；成姬生潁川王煚；後宮生孝實、孝范。後彌不平，頗遣人伺察，求勇過惡。晉王廣，彌自矯飾，唯與蕭妃居處，後庭有子皆不育，後由是數稱廣賢。大臣用事者，廣皆傾心與交。上及後每遣左右至廣所，無貴賤，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，為設美饌，申以厚禮；婢僕往來者，無不稱其仁孝。上與後嘗幸其第，廣悉屏匿美姬於別室，唯留老醜者，衣以縵彩，給事左右；屏帳改用縑素；故絕樂器之弦，不令拂去塵埃。上見之，以為不好聲色，還宮，以語侍臣，意甚喜。侍臣皆稱慶，由是愛之特異諸子。

上密令善相者來和遍視諸子，對曰：「晉王眉上雙骨隆起，貴不可言。」上又問上儀同三司韋鼎：「我諸兒誰得嗣位？」對曰：「至尊、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，非臣敢預知也。」上笑曰：「卿不肯顯言邪！」

晉王廣美姿儀，性敏慧，沉深嚴重；好學，善屬文；敬接朝士，禮極卑屈；由是聲名籍甚，冠於諸王。

廣為揚州總管，入朝，將還鎮，入宮辭後，伏地流涕，後亦泫然泣下。廣曰：「臣性識愚下，常守平生昆弟之意，不知何罪失愛東宮，恆蓄成怒，欲加屠陷。每恐讒譖生於投杼，鴆毒遇於杯勺，是用勤憂積念，懼履危亡。」後忽然曰：「睨地伐漸不可耐，我為之娶元氏女，竟不以夫婦禮待之。專寵阿雲，使有如許豚犬。前新婦遇毒而夭，我亦不能窮治，何故復於汝發如此意！我在尚爾，我死後，當魚肉汝乎！每思東宮竟無正嫡，至尊千秋萬歲之後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，此是幾許苦痛邪！」廣又拜，嗚咽不能止，後亦悲不自勝。自是後決意欲廢勇立廣矣。

廣與安州總管宇文述素善，欲述近己，奏為壽州刺史。廣尤親任總管司馬張衡，衡為廣畫奪宗之策。廣問計於述，述曰：「皇太子失愛已久，令德不聞於天下。大王仁孝著稱，才能蓋世，數經將領，頻有大功；主上之與內宮，鹹所鍾愛，四海之望，實歸大王。然廢立者國家大事，處人父子骨肉之間，誠未易謀也。然能移主上意者，唯楊素耳，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。述雅知約，請朝京師，與約相見，共圖之。」廣大悅，多繼金寶，資述入關。

約時為大理少卿，素凡有所為，皆先籌於約而後行之。述請約，盛陳器玩，與之酣暢，

因而共博，每陽不勝，所繼金寶盡輸之約。約所得既多，稍以謝述。述因曰：「此晉王之賜，令述與公為歡樂耳。」約大驚曰：「何為爾？」述因通廣意，說之曰：「夫守正履道，固人臣之常致；反經合義，亦達者之令圖。自古賢人君子，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。公之兄弟，功名蓋世，當途用事有年矣，朝臣為足下家所屈辱者，可勝數哉！又，儲後以所欲不行，每切齒於執政；公雖自結於人主，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！主上一旦棄群臣，公亦何以取庇！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，主上素有廢黜之心，此公所知也。今若請立晉王，在賢兄之口耳。誠能因此時建大功，王必永銘骨髓，斯則去累卵之危，成太山之安也。」約然之，因以白素。素聞之，大喜，撫掌曰：「吾之智思，殊不及此，賴汝啟予。」約知其計行，復謂素曰：「今皇后之言，上無不用，宜因機會早自結托，則長保榮祿，傳祚子孫。兄若遲疑，一旦有變，令太子用事，恐禍至無日矣！」素從之。

後數日，素入侍宴，微稱「晉王孝悌恭儉，有類至尊」。用此揣後意。後泣曰：「公言是也！吾兒大孝愛，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，必迎於境首；言及違離，未嘗不泣。又其新婦亦大可憐，我使婢去，常與之同寢共食。豈若睨地伐與阿雲對坐，終日酣宴，暱近小人，疑阻骨肉！我所以益憐阿{麻女}者，常恐其潛殺之。」素既知後意，因盛言太子不才。後遂遺素金，使贊上廢立。

勇頗知其謀，憂懼，計無所出，使新豐人王輔賢造諸厭勝；又於後園作庶人村，室屋卑陋，勇時於中寢息，布衣草褥，冀以當之。上知勇不自安，在仁壽宮，使楊素觀勇所為。素至東宮，偃息未入，勇束帶待之，素故久不進，以激怒勇；勇銜之，形於言色。素還言：「勇怨望，恐有他變，願深防察！」上聞素譖毀，甚疑之。後又遣人伺覘東宮，纖介事皆聞奏，因加誣飾以成其罪。

上遂疏忌勇，乃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候人，以伺動靜，皆隨事奏聞。又，東宮宿衛之人，侍官以上，名籍悉令屬諸衛府，有勇健者鹹屏去之。出左衛率蘇孝慈為淅州刺史，勇愈不悅。太史令袁充言於上曰：「臣觀天文，皇太子當廢。」上曰：「玄象久見，群臣不敢言耳。」充，君正之子也。

晉王廣又令督王府軍事姑臧段達私賂東宮幸臣姬威，令伺太子動靜，密告楊素；於是內外喧謗，過失日聞。段達因脅姬威曰：「東宮過失，主上皆知之矣。已奉密詔，定當廢立；君能告之，則大富貴！」威許諾，即上書告之。

秋，九月，壬子，上至自仁壽宮。翌日，御大興殿，謂侍臣曰：「我新還京師，應開懷

歡樂；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！」吏部尚書牛弘對曰：「臣等不稱職，故至尊憂勞。」上既數聞譖毀，疑朝臣悉知之，故於眾中發問，冀聞太子之過。弘對既失旨，上因作色，謂東宮官屬曰：「仁壽宮此去不遠，而令我每還京師，嚴備仗衛，如入敵國。我為下利，不解衣臥。昨夜欲近廁，故在後房恐有警急，還移就前殿，豈非爾輩欲壞我家國邪！」於是執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；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。

素乃顯言之曰：「臣奉敕向京，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。太子奉詔，作色奮厲，骨肉飛騰，語臣云：『居士黨盡伏法，遣我何處窮討！爾作右僕射，委寄不輕，自檢校之，何關我事！』又云：『昔大事不遂，我先被誅，今作天子，竟乃令我不如諸弟，一事以上，不得自遂！』因長歎回視云：『我大覺身妨。』」上曰：「此兒不堪承嗣久矣，皇后恆勸我廢之。我以布衣時所生，地復居長，望其漸改，隱忍至今。勇嘗指皇后侍兒謂人曰：『是皆我物。』此言幾許異事！其婦初亡，我深疑其遇毒，嘗責之，勇即慙曰：『會殺元孝矩。』此欲害我而遷怒耳。長寧初生，朕與皇后共抱養之，自懷彼此，連遣來索。且雲定興女，在外私合而生，想此由來，何必是其體胤！昔晉太子取屠家女，其兒即好屠割。今倘非類，便亂宗祏。我雖德慚堯、舜，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！我恆畏其加害，如防大敵；今欲廢之以安天下！」

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旻諫曰：「廢立大事，詔旨若行，後悔無及。讒言罔極，惟陛下察之。」

上不應，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。威對曰：「太子由來與臣語，唯意在驕奢，且云：『若有諫者，正當斬之，不殺百許人，自然永息。』營起台殿，四時不輟。前蘇孝慈解左衛率，太子奮髯揚肘曰：『大丈夫會當有一日，終不忘之，決當快意。』又宮內所須，尚書多執法不與，輒怒曰：『僕射以下，吾會戮一二人，使知慢我之禍。』每云：『至尊惡我多側庶，高緯、陳叔寶豈孽子乎！」嘗令師姥卜吉凶，語臣云：『至尊忌在十八年，此期促矣。』」上泫然曰：「誰非父母生，乃至於此！朕近覽《齊書》，見高歡縱其兒子，不勝忿憤，安可傚尤邪！」於是禁勇及諸子，部分收其黨與。楊素舞文巧詆，鍛煉以成其獄。

居數日，有司承素意，奏元旻常曲事於勇，情存附托，在仁壽宮，勇使所親裴弘以書與旻，題云：「勿令人見」。上曰：「朕在仁壽宮，有纖介事，東宮必知，疾於驛馬，怪之甚久，豈非此徒邪！」遣武士執旻於仗。右衛大將軍元胄時當下直，不去，因奏曰：「臣向不下直者，為防元旻耳。」上以旻及裴弘付獄。

先是，勇見老枯槐，問：「此堪何用？」或對曰：「古槐尤宜取火。」時衛士皆佩火燧，勇命工造數千枚，欲以分賜左右；至是，獲於庫。又藥藏局貯艾數斛，索得之，大以為怪，以問姬威，威曰：「太子此意別有所在，至尊在仁壽宮，太子常飼馬千匹，云：『徑往守城門，自然餓死。』」素以威言詰勇，勇不服，曰：「竊聞公家馬數萬匹，勇忝備太子，馬千匹，乃是反乎！」素又發東宮服玩，似加琱飾者，悉陳之於庭，以示文武群官，為太子之罪。上及皇后迭遣使責問勇，勇不服。

冬，十月，乙丑，上使人召勇，勇見使者，驚曰：「得無殺我邪？」上戎服陳兵，御武德殿，集百官立於東面，諸親立於西面，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，命內史侍郎薛道衡宣詔，廢勇及其男、女為王、公主者，並為庶人。勇再拜言曰：「臣當伏屍都市，為將來鑒戒；幸蒙哀憐，得全性命！」言畢，泣下流襟，既而舞蹈而去，左右莫不閔默。長寧王儼上表乞宿衛，辭情哀切；上覽之閔然。楊素進曰：「伏望聖心同於螫手，不宜復留意。」

己巳，詔：「元旻、唐令則及太子家令鄒文騰、左衛率司馬夏侯福、典膳監元淹、前吏部侍郎蕭子寶、前主璽下士何竦並處斬，妻妾子孫皆沒官。車騎將軍榆林閻毘、東郡公崔君綽、游騎尉沈福寶、瀛州術士章仇太翼，特免死，各杖一百，身及妻子、資財、田宅皆沒官。副作大匠高龍叉、率更令晉文建、通直散騎侍郎元衡皆處盡。」於是集群官於廣陽門外，宣詔戮之。乃移勇於內史省，給五品料食。賜楊素物三千段，元胄、楊約並千段，賞鞫勇之功也。

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：「皇太子為小人所誤，宜加訓誨，不宜廢黜。」上怒，撻其胸。

初，雲昭訓父定興，出入東宮無節，數進奇服異器以求悅媚；左庶子裴矩諫，勇不聽。政謂定興曰：「公所為不合法度。又，元妃暴薨，道路籍籍，此於太子，非令名也。公宜自引退，不然，將及禍。」定興以告勇，勇益疏政，由是出為襄州總管。唐令則為勇所暱狎，每令以弦歌教內人，右庶子劉行本責之曰：「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，何有取媚於房帷之間哉！」令則甚慚而不能改。時沛國劉臻、平原明克讓、魏郡陸爽，並以文學為勇所親；行本怒其不能調護，每謂三人曰：「卿等正解讀書耳！」夏侯福嘗於閣內與勇戲，福大笑，聲聞於外。行本聞之，待其出，數之曰：「殿下寬容，賜汝顏色。汝何物小人，敢為褻慢！」因付執法者治之。數日，勇為福致請，乃釋之。勇嘗得良馬，欲令行本乘而觀之，行本正色曰：「至尊置臣於庶子，欲令輔導殿下，非為殿下作弄臣也。」勇慚而止。及勇敗，二人已卒，上歎曰：「向使裴政、劉行本在，勇不至此。」

勇嘗宴宮臣，唐令則自彈琵琶，歌《嫵媚娘》。洗馬李綱起白勇曰：「令則身為宮卿，職當調護；乃於廣座自比倡優，進淫聲，穢視聽。事若上聞，令則罪在不測，豈不為殿下之累邪！臣請速治其罪！」勇曰：「我欲為樂耳，君勿多事！」綱遂趨出。及勇廢，上召東宮官屬切責之，皆惶懼無敢對者。綱獨曰：「廢立大事，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，而莫肯發言，臣何敢畏死，不一為陛下別白言之乎！太子性本中人，可與為善，可與為惡。向使陛下擇正人輔之，足以嗣守鴻基。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，鄒文騰為家令，二人唯知以弦歌鷹犬娛悅太子，安得不至於是邪！此乃陛下之過，非太子之罪也。」因伏地流涕嗚咽。上慘然良久曰：「李綱責我，非為無理，然徒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我擇汝為宮臣，而勇不親任，雖更得正人，何益哉！」對曰：「臣所以不被親任者，良由奸臣在側故也。陛下但斬令則、文騰，更選賢才以輔太子，安知臣之終見疏棄也！自古廢立冢嫡，鮮不傾危，願陛下深留聖思，無貽後悔。」上不悅，罷朝，左右皆為之股慄。會尚書右丞缺，有司請人，上指綱曰：「此佳右丞也！」即用之。

太平公史萬歲還自大斤山，楊素害其功，言於上曰：「突厥本降，初不為寇，來塞上畜牧耳。」遂寢之。萬歲數抗表陳狀，上未之悟。上廢太子，方窮東宮黨與。上問萬歲所在，萬歲實在朝堂，楊素曰：「萬歲謁東宮矣！」以激怒上。上謂為信然，令召萬歲。時所將士在朝堂稱冤者數百人，萬歲謂之曰：「吾今日為汝極言於上，事當決矣。」既見上，言「將士有功，為朝廷所抑！」詞氣憤厲。上大怒，令左右三殺之。既而追之，不及，因下詔陳其罪狀，天下共冤惜之。

十一月，戊子，立晉王廣為皇太子。天下地震，太子請降章服，宮官不稱臣。十二月，戊午，詔從之。以宇文述為左衛率。始，太子之謀奪宗也，洪州總管郭衍預焉，由是征衍為左監門率。

帝囚故太子勇於東宮，付太子廣掌之。勇自以廢非其罪，頻請見上申冤，而廣遏之不得聞。勇於是升樹大叫，聲聞帝所，冀得引見。楊素因言勇情志昏亂，為癲鬼所著，不可復收。帝以為然，卒不得見。

初，帝之克陳也，天下皆以為將太平，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：「主上忌刻而苛酷，太子卑弱，諸王擅權，天下雖安，方憂危亂。」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：「主上本無功德，以詐取天下，諸子皆驕奢不仁，必自相誅夷，今雖承平，其亡可翹足待。」彥謙，法壽之玄孫也。

玄齡與杜果之兄孫如晦皆預選，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，見玄齡，歎曰：「僕閱人多矣，未見如此郎者，異日必為偉器，恨不見其大成耳！」見如晦，謂曰：「君有應變之才，必任棟樑之重。」俱以子孫托之。

帝晚年深信佛道鬼神，辛巳，始詔「有盜毀佛及天尊、岳、鎮、海、瀆神像者，以不道論；沙門毀佛像，道士毀天尊像者，以惡逆論。」

是歲，征同州刺史蔡王智積入朝。智積，帝之弟子也。性修謹，門無私謁，自奉簡素，帝甚憐之。智積有五男，止教讀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，不令交通賓客。或問其故，智積曰：「卿非知我者！」其意蓋恐諸子有才能以致禍也。

齊州行參軍章武王伽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，行至滎陽，哀其辛苦，悉呼謂曰：「卿輩自犯國刑，身嬰縲紲，固其職也；重勞援卒，豈不愧心哉！」參等辭謝。伽乃悉脫其枷鎖，停援卒，與約曰：「某日當至京師，如致前卻，吾當為汝受死。」遂捨之而去。流人感悅，如期而至，一無離叛。上聞而驚異，召見與語，稱善久之。於是悉召流人，令攜負妻子俱入，賜宴於殿庭而赦之。因下詔曰：「凡在有生，含靈稟性，咸知善惡，並識是非。若臨以至誠，明加勸導，則俗必從化，人皆遷善。往以海內亂離，德教廢絕，吏無慈愛之心，民懷奸詐之意。朕思遵聖法，以德化民，而伽深識朕意，誠心宣導，參等感悟，自赴憲司：明是率土之人，非為難教。若使官盡王伽之儔，民皆李參之輩，刑厝不用，其何遠哉！」乃擢伽為雍令。

太史令袁充表稱：「隋興已後，晝日漸長，開皇元年，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；自爾漸短，至十七年，短於舊三寸七分。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，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；行內道則去極近，行外道則去極遠。謹按《元命包》云：『日月出內道，璇璣得其常。』《京房別對》曰：『太平，日行上道；昇平，行次道；霸代，行下道。』伏惟大隋啟運，上感乾元，景短日長，振古希有。」上臨朝，謂百官曰：「景長之慶，天之祐也。今太子新立，當須改元，宜取日長之意以為年號。」是後百工作役，並加程課，以日長故也。丁匠苦之。

高祖文皇帝中仁壽元年（辛酉，公元六零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乙酉朔，赦天下，改元。

以尚書右僕射楊素為左僕射，納言蘇威為右僕射。

丁酉，徙河南王昭為晉王。

突厥步迦可汗犯塞，敗代州總管韓弘於恆安。

以晉王昭為內史令。

二月，乙卯朔，日有食之。

夏，五月，己丑，突厥男女九萬口來降。

六月，乙卯，遣十六使巡省風俗。

乙丑，詔以天下學校生徒多而不精，唯簡留國子學生七十人，太學、四門及州縣學並廢。前殿內將軍河間劉炫上表切諫，不聽。秋，七月，戊戌，改國子學為太學。

初，帝受周禪，恐民心未服，故多稱符瑞以耀之，其偽造而獻者，不可勝計。冬，十一月，己丑，有事於南郊，如封禪禮，板文備述前後符瑞以報謝雲。

山獠作亂，以衛尉少卿洛陽衛文昇為資州刺史鎮撫之。文昇名玄，以字行。初到官，獠方攻大牢鎮，文昇單騎造其營，謂曰：「我是刺史，銜天子詔，安養汝等，勿驚懼也！」群獠莫敢動。於是說以利害，渠帥感悅，解兵而去，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。帝大悅，賜縑二千匹。壬辰，以文昇為遂州總管。

潮、成等五州獠反，高州酋長馮盎馳詣京師，請討之。帝敕楊素與盎論賊形勢，素歎曰：「不意蠻夷中有如是人！」即遣盎發江、嶺兵擊之。事平，除盎漢陽太守。

詔以楊素為雲州道行軍元帥，長孫晟為受降使者，挾啟民可汗北擊步迦。

高祖文皇帝中仁壽二年（壬戌，公元六零二年）

春，三月，己亥，上幸仁壽宮。

突厥思力俟斤等南渡河，掠啟民男女六千口、雜畜二十餘萬而去。楊素帥諸軍追擊，轉戰六十餘里，大破之，突厥北走。素復進追，夜，及之，恐其越逸，令其騎稍後，親引兩騎並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，虜不之覺；候其頓捨未定，趣後騎掩擊，大破之，悉得人畜以歸啟民。自是突厥遠遁，磧南無復寇抄。素以功進子玄感柱國，賜玄縱爵淮南公。

兵部尚書柳述，慶之孫也，尚蘭陵公主，怙寵使氣，自楊素之屬皆下之。帝問符璽直長萬年韋雲起：「外間有不便事，可言之。。」述時侍側，雲起奏曰：「柳述驕豪，未嘗經事，兵機要重，非其所堪。徒以主婿，遂居要職。臣恐物議以陛下為『官不擇賢，專私所愛』，斯亦不便之大者。」帝甚然其言，顧謂述曰：「雲起之言，汝藥石也，可師友之。」秋，七月，丙戌，詔內外官各舉所知。柳述舉雲起，除通事舍人。

益州總管蜀王秀，容貌瑰偉，有膽氣，好武藝。帝每謂獨孤后曰：「秀必以惡終，我在當無慮，至兄弟，必反矣。」大將軍劉嚞之討西爨也，帝令上開府儀同三司楊武通將兵繼進。秀以嬖人萬智光為武通行軍司馬。帝以秀任非其人，譴責之，因謂群臣曰：「壞我法者，子孫也。譬如猛虎，物不能害，反為毛間蟲所損食耳。」遂分秀所統。

自長史元巖卒後，秀漸奢僭，造渾天儀，多捕山獠充宦者，車馬被服，擬於乘輿。

及太子勇以讒廢，晉王廣為太子，秀意甚不平。太子恐秀終為後患，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。上遂征秀，秀猶豫，欲謝病不行。總管司馬源師諫，秀作色曰：「此自我家事，何預卿也！」師垂涕對曰：「師忝參府幕，敢不盡心！聖上有敕追王，以淹時月，今乃遷延未去。百姓不識王心，倘生異議，內外疑駭，發雷霆之詔，降一介之使，王何以自明？願王熟計之！」朝廷恐秀生變，戊子，以原州總管獨孤楷為益州總管，馳傳代之。楷至，秀猶未肯行；楷諷諭久之，乃就路。楷察秀有悔色，因勒兵為備；秀行四十餘里，將還襲楷，覘知有備，乃止。

八月，甲子，皇后獨孤氏崩。太子對上及宮人哀慟絕氣，若不勝喪者；其處私室，飲食言笑如平常。又，每朝令進二溢米，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鮓，置竹桶中，以蠟閉口，衣袱裹而納之。

著作郎王劭上言：「佛說：『人應生天上及生無量壽國之時，天佛放大光明，以香花妓

樂來迎。』伏惟大行皇后福善禎符，備諸秘記，皆雲是妙善菩薩。臣謹案八月二十二日，仁壽官內再雨金銀花；二十三日，大寶殿後夜有神光；二十四日卯時，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，震滿虛空；至夜五更，奄然如寐，遂即升遐，與經文所說，事皆符驗。」上覽之悲喜。

九月，丙戌，上至自仁壽宮。

冬，十月，癸丑，以工部尚書楊達為納言。達，雄之弟也。

閏月，甲申，詔楊素、蘇威與吏部尚書牛弘等修定五禮。

上令上儀同三司蕭吉為皇后擇葬地，得吉處，云：「卜年二千，卜世二百。」上曰：「吉凶由人，不在於地。高緯葬父，豈不卜乎！俄而國亡。正如我家墓田，若雲不吉，朕不當為天子；若雲不凶，我弟不當戰沒。」然竟從吉言。吉退，告族人蕭平仲曰：「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：『公前稱我當為太子，竟有其驗，終不忘也。今卜山陵，務令我早立。我立之後，當以富貴相報。』吾語之曰：『後四載，太子御天下。』若太子得政，隋其亡乎！吾前紿云『卜年二千』者，三十字也；『卜世二百』者，取世二傳也。汝其識之！」

壬寅，葬文獻皇后於太陵。詔以「楊素經營葬事，勤求吉地，論素此心，事極誠孝，豈與夫平戎定寇比其功業！可別封一子義康公，邑萬戶。」並賜田三十頃，絹萬段，米萬石，金珠綾錦稱是。

蜀王秀至長安，上見之，不與語；明日，使使切讓之。秀謝罪，太子諸王流涕庭謝。上曰：「頃者秦王糜費財物，我以父道訓之。今秀蠹害生民，當以君道繩之。」於是付執法者。開府儀同三司慶整諫曰：「庶人勇既廢，秦王已薨，陛下見子無多，何至如是！蜀王性甚耿介，今被重責，恐不自全。」上大怒，欲斷其舌，因謂群臣曰：「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。」乃令楊素等推治之。

太子陰作偶人，縛手釘心，枷鎖杻械，書上及漢王姓名，仍云「請西嶽慈父聖母神兵收楊堅、楊諒神魂，如此形狀，勿令散蕩。」密埋之華山下，楊素發之；又雲秀妄述圖讖，稱京師妖異，造蜀地征祥；並作檄文，云「指期問罪」，置秀集中，俱以聞奏。上曰：「天下寧有是邪！」十二月，癸巳，廢秀為庶人，幽之內侍省，不聽與妻子相見，唯獠

婢二人驅使，連坐者百餘人。秀上表摧謝曰：「伏願慈恩，賜垂矜愍，殘息未盡之間，希與瓜子相見；請賜一穴，令骸骨有所。」瓜子，其愛子也。上因下詔數其十罪，且曰：「我今不知楊堅、楊諒是汝何親？」後乃聽與其子同處。

初，楊素嘗以少譴敕送南台，命治書侍御史柳彧治之。素恃貴，坐彧床。彧從外來見之，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：「奉敕治公之罪！」素遽下。彧據案而坐，立素於庭，辨詰事狀。素由是銜之。蜀王秀嘗從彧求李文博所撰《治道集》，彧與之；秀遺彧奴婢十口。及秀得罪，素奏彧以內臣交通諸侯，除名為民，配戍懷遠鎮。

帝使司農卿趙仲卿往益州窮案秀事，秀之賓客經過之處，仲卿必深文致法，州縣長吏坐者太半。上以為能，賞賜甚厚。

久之，貝州長史裴肅遣使上書，稱：「高熲以天挺良才，元勳佐命，為眾所疾，以至廢棄；願陛下錄其大功，忘其小過。又二庶人得罪已久，寧無革心！願陛下弘君父之慈，顧天性之義，各封小國，觀其所為：若能遷善，漸更增益；如或不悛，貶削非晚。今者自新之路永絕，愧悔之心莫見，豈不哀哉！」書奏，上謂楊素曰：「裴肅憂我家事，此亦至誠也。」於是征肅入朝。太子聞之，謂左庶子張衡曰：「使勇自新，欲何為也？」衡曰：「觀肅之意，欲令如吳太伯、漢東海王耳。」肅至，上面諭以勇不可復收之意而罷遣之。肅，俠之子也。

楊素弟約及從父文思、文紀、族父忌並為尚書、列卿，諸子無汗馬之勞，位至柱國、刺史；廣營資產，自京師及諸方都會處，邸店、碾磑、便利田宅，不可勝數；家僮數千，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；第宅華侈，制擬宮禁；親故吏布列清顯。既廢一太子及一王，威權愈盛。朝臣有違忤者，或至誅夷；有附會及親戚，雖無才用，必加進擢，朝廷靡然，莫不畏附。敢與素抗而不橈者，獨柳彧及尚書右丞李綱、大理卿梁毘而已。

始，毘為西寧州刺史，凡十一年，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為豪雋，遞相攻奪，略無寧歲，毘患之。後因諸酋長相帥以金遺毘，毘置金坐側，對之慟哭，而謂之曰：「此物饑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，汝等以此相滅，不可勝數，今將此來，欲殺我邪！」一無所納。於是蠻夷感悟，遂不相攻擊。上聞而善之，征為大理卿，處法平允。

毘見楊素專權，恐為國患，乃上封事曰：「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，其害於而家，凶於而國。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，幸遇愈重，權勢日隆，搢紳之徒，屬其視聽。忤旨者嚴霜夏

零，阿旨者甘雨冬澍；榮枯由其脣吻，廢興候其指麾；所私皆非忠讜，所進鹹是親戚，子弟布列，兼州連縣。天下無事，容息異圖；四海有虞，必為禍始。夫奸臣擅命，有漸而來，王莽資之於積年，桓玄基之於易世，而卒殄漢祀，終傾晉祚。陛下若以素為阿衡，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。伏願揆鑒古今，量為處置，俾洪基永固，率土幸甚！」書奏，上大怒，收毘繫獄，親詰之。毘極言「素擅寵弄權，將領之處，殺戮無道。又太子、蜀王罪廢之日，百僚無不震竦，唯素揚眉奮肘，喜見容色，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。」上無以屈，乃釋之。

其後上亦浸疏忌素，乃下敕曰：「僕射國之宰輔，不可躬親細務，但三五日一向省，評論大事。」外示優崇，實奪之權也。素由是終仁壽之末，不復通判省事。出楊約為伊州刺史。

素既被疏，吏部尚書柳述益用事，攝兵部尚書，參掌機密；素由是惡之。

太子問於賀若弼曰：「楊素、韓擒虎、史萬歲皆稱良將，其優劣何如？」弼曰：「楊素猛將，非謀將；韓擒虎鬥將，非領將；史萬歲騎將，非大將。」太子曰：「然則大將誰也？」弼拜曰：「唯殿下所擇！」弼意自許也。

交州俚帥李佛子作亂，據越王故城，遣其兄子大權據龍編城，其別帥李普鼎據烏延城。楊素薦瓜州刺史長安劉方有將帥之略，詔以方為交州道行軍總管，統二十七營而進。方軍令嚴肅，有犯必斬；然仁愛士卒，有疾病者親臨撫親，士卒亦以此懷之。至都隆嶺，遇賊，擊破之。進軍臨佛子營，先諭以禍福。佛子懼，請降，送之長安。

高祖文皇帝中仁壽三年（癸亥，公元六零三年）

秋，八月，壬申，賜幽州總管燕榮死。榮性嚴酷，鞭撻左右，動至千數。嘗見道次叢荊，以為堪作杖，命取之，輒以試人。人或自陳無罪，榮曰：「後有罪，當免汝。」既而有犯，將杖之，人曰：「前日被杖，使君許以有罪宥之。」榮曰：「無罪尚爾，況有罪邪！」杖之自若。

觀州長史元弘嗣遷幽州長史，懼為榮所辱，固辭。上敕榮曰：「弘嗣杖十已上罪，皆須奏聞。」榮忿曰：「豎子何敢玩我！」於是遣弘嗣監納倉粟，揚得一糠一秕，皆罰之。每笞雖不滿十，然一日之中，或至三數。如是歷年，怨隙日構。榮遂收弘嗣付獄，禁絕

其糧，弘嗣抽衣絮雜水咽之。其妻詣闕稱冤，上遣使按驗，奏榮暴虐，贓穢狼籍；征還，賜死。元弘嗣代榮為政。酷又甚之。

九月，壬戌，置常平官。

是歲，龍門王通詣闕獻《太平十二策》，上不能用，罷歸。通遂教授於河、汾之間，弟子自遠至者甚眾，累征不起。楊素甚重之，勸之仕，通曰：「通有先人之弊廬足以蔽風雨，薄田足以具{衍食}粥，讀書談道足以自樂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，使時和歲豐，通也受賜多矣，不願仕也。」或譖通於素曰：「彼實慢公，公何敬焉？」素以問通，通曰：「使公可慢，則僕得矣；不可慢，則僕失矣：得失在僕，公何預焉！」素待之如初。弟子賈瓊問息謗，通曰：「無辯。」問止怨，曰：「不爭。」通嘗稱：「無赦之國，其刑必平；重斂之國，其財必削。」又曰：「聞謗而怒者，讒之□也；見譽而喜者，佞之媒也；絕□去媒，讒佞遠矣。」大業末，卒於家，門人謚曰文中子。

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亂，鐵勒僕骨等十餘部，皆叛步迦降於啟民。步迦眾潰，西奔吐谷渾；長孫晟送啟民置磧口，啟民於是盡有步迦之眾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